

楔子

沈瑩波正在活動現場一一確認，主持人已經在台上就定位、明星們都在後台等待、車子也都安置妥當、活動結束後的二十個訂車攤位也準備就緒了……一切都上了軌道。

「你們通通給老子拿穩！不要晃。」負責舞台佈置的大哥飆出滿嘴髒話。

「小心！」突然有人拔尖聲音警告。

「拿穩啊，靠！」大哥的聲音聽起來像快發瘋似的。

「天啊——」

「快點跑啊！跑！」

會場右翼有好幾個人往瑩波的方向直衝過來，跑過她之後仍未停下，繼續往前狂奔。發生什麼事了？瑩波只覺得耳邊一陣鬧哄哄的，四周發出尖叫聲，眼前晃過好幾張驚恐的表情。

他們都怎麼了？為什麼好多人從她身邊跑過去？

瑩波腦子一片空白，這時視線裡突然出現一個人朝自己衝過來，待她定睛一看，居然是邵亦飛。

怪了，他怎麼一臉蒼白？

再不休息，我明天一定會死。

邵亦飛全力衝向她時，滿腦子全是她昨晚說過的話。

「可惡——」他咬牙低吼，加快速度。

高聳的鹵素燈快速傾斜，頂端對準了瑩波的頭部。

「不要！」

瑩波愣愣看著周圍不尋常的反應和聲音，最後目光定格在正朝自己衝過來的邵亦飛身上。

他為什麼一臉恐懼？

千鈞一髮之際，邵亦飛跳起身，伸長手臂將她一推，瑩波頓時往旁邊撲倒，整個人跌坐在地，剛好看見他在推開自己後，臉上露出鬆了口氣的神情。

眼前這一切是夢還是電影？

瑩波瞪大雙眼，眼睜睜看著鹵素燈砸向邵亦飛。

最後他只有身體的右半邊成功避開，一根長長的鹵素燈狠狠砸上他身體左半邊，一路下墜，直到重重落地。

砰！

耳邊傳來巨大聲響，鹵素燈當場碎裂成許多尖銳碎片，落在地上後又反彈起來飛向四面八方，有幾個工作人員被碎片劃傷，發出痛苦呻吟。

邵亦飛咬著牙，極力忍住不露出痛苦的表情——因為他知道，她正看著他。

瑩波看見有一小片亮亮的玻璃碎片從眼前劃過，但她感覺不到痛，也不知道玻璃碎片的去向。

此時此刻，她全副注意力都在他身上。

全場彷彿靜止了兩秒鐘，一點聲音都沒有。

她站起身，一步一步走向他。

邵亦飛想坐起身時，才發現左腿被鹵素燈的一部分壓著，他抬起右腿踹了兩下，鹵素燈往旁邊翻過去。

「愣著幹什麼？快給老子上去把那根混帳東西移開！」

「快叫救護車啊！」

現場又出現各式各樣的聲音，裡頭有憤怒、不安，不過最多的是恐懼，濃濃的恐懼如密布的黑煙，出現在大家頭頂上。

「亦飛，你意識還清醒嗎？」瑩波蹲在他身邊，想碰他又不敢真碰，就怕自己害他傷勢更嚴重。

「快叫人收拾現場，觀眾要進場了，看到這裡這麼亂可不行。」邵亦飛試著扯出微笑好讓她放心，無奈笑到一半，劇痛從左腳直竄上來，痛得他忍不住皺眉。

「你、你不要說話……」見他努力想要撐起身體坐起來，她連忙伸出雙手，讓他靠在自己身上。

「瑩波，我想見她。」邵亦飛目光開始失焦，人也有些恍惚。

瑩波知道他說的是昨晚聊過的那個女孩，那個一直住在他心中，讓她很……羨慕的女孩。

「好，我去找，馬上去找……你跟我說她叫什麼名字？」

邵亦飛半晌不說話，突然重重閉上雙眼。

他很不舒服嗎？瑩波想主動問，可是話到舌尖又嚥下去。

一旦他真說出一個名字，她只能更加正視這件事，想到這裡，那股又酸又噙的難受感覺又衝上胸口。

邵亦飛緩緩睜開雙眼，眼角瞄到醫護人員抬著擔架往他這裡跑來。

「沈瑩波，妳是不是真的忘了6174？」

被送進醫院後，他要多久才能再看見她？這段時間虎視眈眈的愛德華會不會又跑來糾纏她？

「柳衣妻室？」瑩波愣住。對方是日本人？

「沒想到妳真的忘了……」見她滿臉茫然，邵亦飛苦笑，下一秒臉色驟變，嘔出一大口鮮紅血液。

她看得眼裡全是淚，眼中的他逐漸模糊起來。「你不要再說話了，保留……保留體力。」

邵亦飛依言不再說話，不過一雙炯目深深凝望著她。

瑩波被他看得心跳加快，一雙類似的狼眼快速從腦海中一閃而過。

彷彿等了一世紀那麼久，救護車終於趕到。

被抬上救護車前，他張著嘴，似乎想說什麼。

瑩波貼近他嘴邊，等聽清楚他說的話後，兩行淚撲簌簌直落，只因他說——

「幸好妳沒受傷。」

第 1 章

早晨，人來人往的街道上，許多人正快步奔向自己的目的地。

高跟鞋、慢跑鞋、皮鞋、高筒皮靴、登山鞋、涼鞋……人們神采飛揚，踩著堅定且篤定的步伐，好像等在前方的是一個非常明確的終點，一切無須懷疑，只需要專注往前衝。

「媽媽！媽媽！哇啊……」

紅磚道上，一名穿著粉紅色裙裝的小女孩正放聲大哭，細白的小手臂被一名黑胖婦人用力拉扯，一路拉往停在路邊的一輛小貨車。

瑩波一手拿著手機，一手拿著咖啡，踩著高跟鞋匆匆走過這一大一小身旁，女孩異常驚恐的哭鬧聲讓她忍不住停下腳步，腦中迅速閃過今天早上的重要提案會議，以及社會新聞上駭人聽聞的誘拐孩童事件。

要不要管？

瑩波腦中冒出這個疑問時，人已經距離小女孩有五步之遙。

「媽媽……我要媽媽！媽媽……」小女孩持續嚎啕大哭。

瑩波用力閉上雙眼，想起女孩一身乾淨整齊的衣物，以及那名黑胖婦人不甚乾淨的衣褲，心頭閃過一絲不協調的詭異感。

不會這麼剛好當街遇見誘拐事件吧？

瑩波轉過頭，看見黑胖婦人拉不動小女孩，心急之下乾脆蹲下來張開雙臂，一把將小女孩抱入懷中，大步往髒兮兮小貨車的方向邁出步伐。

見對方動作迅速，瑩波腳底下的遲疑當場化作積極，當她回過神時，人已經站在黑胖婦人和不斷推拒婦人的小女孩身前。

此時黑胖婦人為了阻止小女孩的反抗，正用力抓住慌張揮舞的兩條白嫩手臂，上頭很快出現觸目驚心的抓痕。

「妳是她的誰？」瑩波忍住想直接把孩子抱過來的衝動，皺眉冷問。

「我是她媽媽。」黑胖婦人目露兇光，惡狠狠盯著瑩波。

一般人經過這一瞪，大多會為了避免惹上麻煩而退縮，但瑩波站在原地，不走也不說話，像在評估要不要繼續和對方糾纏下去，畢竟這本來就不關她的事，更何況早上還有一場重要會議需要集中精神和火力去應對。

「我看不像。」最後正義感戰勝了一切，瑩波冷冷看著黑胖婦人，她眼底有著掩飾不了的心虛。

「我不是她媽媽，難道妳才是？哼，滾開！少管閒事。」黑胖婦人說話時，懷中的小女孩大概聽到媽媽這兩個字，哭鬧得更激烈。

瑩波心中的懷疑變成確定——婦人不是小女孩的媽媽。

不過，為了怕管錯閒事，她還是決定丟出一道測試題。

「小乖，媽媽呢？是不是又去買妳愛吃的小餅乾了？這個人是妳媽媽的朋友嗎？」

「對、對啦！我是她媽媽的朋友，我們要去車上等她媽媽。」黑胖婦人沒想到會遇到認識孩子的人，她目光游移，說著話的同時急匆匆想往小貨車移動。

「妳等我一下，我打電話問問她媽媽。」瑩波兩個跨步擋在黑胖婦人身前，拿出手機撥打。「很快，幾秒鐘就好。」

「打什麼電話啦，妳不相信我嗎？」黑胖婦人朝小貨車猛使眼色。「瘋狗你是死人喔，快過來幫忙啦！」

「靠！小姐，妳很囉唆耶！」一個流氓模樣的男人從貨車上跳下來，邊咀嚼著檳榔邊動手要抱走小孩。

「你不是陳姊的朋友。」瑩波此刻已經確定如果放任眼前的情況不管，一樁犯罪即將成功。

「陳姊是誰？」綽號瘋狗的男人皺眉。

「陳姊是小女孩的媽媽。」瑩波冷冷盯著眼前一男一女，放出警告。「陳姊說過最討厭吃檳榔的人。」一個媽媽怎麼可能把孩子交給自己討厭的人看管。

如果這對歹徒夠聰明，應該聽出她已經知道他們就是拐人的歹徒，放下孩子趕快逃對他們而言應該是最好的選項。

「靠！廢話這麼多幹麼啦，快把孩子抱上車。」瘋狗一手抓住女孩後衣領，拎著就想走。

「抱小孩怎麼可以這麼粗魯！」瑩波衝上去想抱回小女孩。

「嗚哇啊啊！我要媽媽……我要媽媽……」小女孩受到驚嚇，放聲大哭。

瑩波手上動作不停，一方面在腦子裡評估自己從瘋狗手上搶回小女孩的成功機率有多大，一方面暗自希望他們這邊的動靜能吸引路人駐足，就算不出手幫忙，歹徒做賊心虛，只要看見注意的人變多，她就有更大的勝算能成功搶回孩子。

瘋狗見情況越來越不妙，朝黑胖婦人使了個眼色，黑胖婦人見了，肥胖身子擠過來擋開瑩波，瘋狗趁勢抱著小女孩往小貨車跑。

眼見情況不妙到了極點，瑩波深吸口氣，打算放聲大吼以吸引路人注意——

一記不輕不重的低沉嗓音，用幾個字的功夫就扭轉危急局面。

「瞧你們把孩子嚇的。」一名男人輕鬆把孩子撈到自己左手臂上牢牢抱著，右手拿出手機撥打。

這是要打給誰？其餘三名大人都愣愣地看著。

「警察局嗎？我這裡有人要誘拐小孩，地點是……」男人沉穩的說著，完全不受身邊人的反應所影響。

「去你媽的，多管閒事！」瘋狗不乾不淨的從嘴裡飆出髒話，揮拳衝向抱著小女孩的男人。

「小……」那個「心」字還來不及說出口，瑩波就看見男人不慌不忙抬高左腳，直接往流氓胸口狠踹一腳。

這一下讓瘋狗痛得眼淚鼻涕直流，嘴裡一邊幹譙，一邊衝向貨車。

黑胖婦人見情況不對，也跟著快步跑向小貨車，短短幾秒鐘功夫，兩人已經不見蹤影。

此時此刻，男人依舊有條不紊、不慌不忙地講他的手機。

「地點抄好了？那好，歹徒逃走了，車牌號碼是……」

瑩波愣愣地看著男人，說也奇怪，自從到了男人手上，小女孩竟不再哭鬧了。

一大一小兩個女人，就這樣靜靜看著他把手機講完。

男人結束通訊，視線自然轉到和自己短暫並肩作戰過的瑩波身上，突然飄來一句—

「妳不打電話？」

「打電話給誰？」瑩波一時沒反應過來。

「不是說認識她媽媽……」男人微微皺眉，見她一臉困惑，不用任何附加說明就明白了。

「我根本不認識她媽媽。」瑩波誠實以告。

「猜出來了。」男人淡然一笑。「妳上班趕時間吧？」

「你怎麼知道我趕時間？」

「妳一直在看錶，不是嗎？」男人看起來很年輕，對周圍卻能觀察入微。「去吧，我陪她等警察過來。」

瑩波靜靜看著男人，剛才身邊有情況，她沒多餘的時間和精力注意到他，等身邊一切安靜下來，看著對方，一股難以言喻的熟悉感汨汨冒出心間。

他是誰？他們之前似乎見過面？

她看了眼睜著漂亮大眼的小女孩，做出決定。「我陪她等。」

「不放心我？」男人瀟灑一笑，對她的謹慎似乎不覺得被冒犯，眼底還閃過一絲欣賞，以及瑩波說不清楚的情緒。

瑩波禮貌地笑笑沒說話。

兩人站在路邊等待警察來的期間，她跑去買了一個麵包給孩子吃，心裡直打轉著一個問題—

為什麼他一直給她一種很奇特的熟悉感？

幾分鐘後，孩子的媽媽比警察早一步到達，見孩子安全了，瑩波因為趕著進辦公室便先行離開，留下那個男人應付警察。

一直忙到下午兩點多，她才得空坐下來吃個三明治，搭配濃郁的黑咖啡，填飽肚子的同時順便好好提振一下精神—下午三點和五點還有兩場仗要打，談的都是近期的大型宣傳活動。

這時，她腦中一閃而過一個問題：還會遇見那個男人嗎？

應該不會吧。

瑩波坐在個人辦公室裡忙得焦頭爛額，突然聽見有人輕敲門板的聲音，喊了聲「進來」，一抬頭就看見江陶陶笑得一臉曖昧。

「老大，人來了。」江陶陶推開門，閃身進入走到她辦公桌前，壓低音量說話，一臉神祕兮兮的樣子。

「什麼人？」瑩波一聽就知道她接下來的話肯定沒重點，低頭接著忙手邊的工作。

「能把妳從地獄般的忙碌火海中拯救出來的助理，今天來報到了。」江陶陶走到辦公桌前，興奮到臉色微微發紅。

「助理報到就助理報到，看妳的表情，我還以為是妳的小鮮肉偶像來了。」瑩波翻翻文件，在電腦鍵盤上連續敲下一大串文字。

「剛剛看見他，我也以為是我家親愛的來了，可是人家硬生生長得比我家親愛的還帥。」江陶陶臉上的情緒有點複雜，好像很興奮，細看之下又有一點恨。「老大，妳會感謝我先跑來跟妳通風報信。」

「妳通什麼風、報什麼信了？」全都是些派不上用場的八卦。

「妳千萬要有心理準備。」

不過就一個助理報到，她這個行銷部協理需要做什麼心理準備？瑩波壓根沒放在心上，手邊工作進度一點一滴往前邁進。

「對方超帥！是已經練成一眼就能擄獲無數少女心之『吸心大法』的武林高人。」江陶陶露出看到偶像的絕倒神情。「妳千萬要小心自己別被他吃掉，老臘肉型的菁英人士雖然很迷人，可是小鮮肉型的賀爾蒙噴發力也絕對不容小覷。」

「替我把人請進來吧。」瑩波把以上對話全歸類在廢話區塊，雖不打斷江陶陶的話，但也沒放在心上。「如果他有本事把我手底下大部分的工作都吸去處理，我就請他吃大餐。」

她不稀罕「吸心大法」，能幫她把大部分工作吸收過去才是她要的人才。

「一言為定？」門外突然傳來好聽的低沉嗓音。

室內兩個女人轉頭一看，只見一名男人雙手抱胸站在門邊，自信雙眼隱隱發亮，目光直勾勾盯著瑩波。

是他？幫忙把小女孩從歹徒手中救下的男人？

瑩波視線與他相交，微微愣住了一秒鐘，雖然很快恢復鎮定，但似乎已被他察覺，他霍然一笑。

「他叫邵亦飛，新來的助理，這是他的資料，我先出去。」江陶陶感覺到空氣中的明顯變異，大略介紹後放下人事資料，轉眼間腳底抹油就溜了。

她溜出辦公室時順手把門關了，不過沒完全闔上，留下一道小縫隙方便她佇足聆聽。

兩人對視，瑩波正要開口說話，就聽見他說—

「很高興妳是我往後日子的頂頭上司。」

「先別高興得太早，我工作起來六親不認。」瑩波故意冷著臉說話，暫時先把兩人先前初遇的小插曲壓入心底，以免影響工作。

「我喜歡在工作中全力衝刺的感覺，最討厭拖泥帶水。」邵亦飛雙眼炯炯有神地盯著她。

「最近好幾場新車發表會要舉行，可能會常常忙到沒時間吃飯。」不是她要嚇唬新人，只是告知最近會有多忙。

「正合我意。」邵亦飛嘴角泛起若有似無的笑意。「不過工作要做，飯也要吃，我會好好掌控時間，做到魚與熊掌兼得。」

這樣都不怕，還說正合他意，這麼狂？瑩波別開視線，不再注視對方充滿魅力的神情，低頭研究對方的履歷。

「你大學和我同校？」

「是。」

「這麼說來你還是我學弟。」她始終低著頭進行問答。

「在學校裡我是妳學弟，出社會後這套不再適用了吧。」邵亦飛這番話終於引得她抬頭看向他。

「也對。」與他對視了兩秒鐘，瑩波輕鬆笑開。「我們現在是上司和下屬的關係。」

聞言，邵亦飛臉色一沉，正要開口說話，卻被她搶先了。

「大學畢業後到歐洲各國留學……你去過不少國家學習和實習呢。」瑩波放下履歷，專注看他。「以你的學歷，來當我的助理會不會屈就了？」

從履歷上的經歷看來，他完全可以獨當一面。

「學歷漂亮固然重要，實戰經驗的累積更不能忽略。」他坦然迎視她投射過來的視線。

累積實戰經驗嗎？他在歐洲各國遊歷時也承接過幾個很精彩的案子，他來公司到底想學到或得到什麼？瑩波壓下心底的困惑，從手邊滿坑滿谷的工作檔案中抽出五、六個厚如磚頭的檔案夾，放到他面前。

「這些資料麻煩幫我整理一下，內容做成簡報，幾個重要數據做成一目了然的表格。」她有些挑釁地看了他一眼。「可以嗎？」

「什麼時候要？」邵亦飛拿起厚厚一大疊的資料，快速翻了幾下，開始評估自己必須花多少時間才能搞定這些工作量。

「最好今天下午四點給我。」

呃……時間會不會給得太少了？正當她這麼想著，就聽見他用充滿自信的嗓音說——「沒問題。」

「早。」

踏進辦公室的路上，不斷有同事跟瑩波道早。

「早安。」她堆起笑臉，短短幾百公尺路途說早安的次數已超過她這幾個月在公司說早的總數，隨著接近自己的辦公室，她心中的困惑越來越深。

直到她人站在辦公室門板前方，看著門把上掛著她最愛吃的早點，才恍然大悟同事們臉上的曖昧到底從何而來。

「本來想放在妳桌上，結果發現妳有鎖門的習慣。」

瑩波還在發愣，就聽見身後傳來不陌生的嗓音，轉頭一看，邵亦飛雙手插在褲子口袋裡，衝著她笑得一臉無辜帥氣。

「早餐是你買的？」她發現自己居然問了一句廢話。

「聽說妳最喜歡吃這間店的雞排鮪魚三明治，不要番茄醬，小黃瓜片略多。對嗎？」邵亦飛雙眼緊緊盯著她，面對她莫名的怒氣輕鬆一笑，笑容裡的無辜成分當場軟化她原本豎起的刺。

「誰跟你說的？」不僅完全正確，還說得這麼詳細！瑩波發現自己的怒意轉化成了無奈。

經過他這麼明目張膽的幫忙買早餐，恐怕各式各樣的桃色謠言已經在同事們的嘴裡瘋傳。

明明沒有的事卻被人加油添醋地講，不覺得很冤嗎？

「雖然妳愛喝黑咖啡，不過聽說前天妳陪客戶吃飯被要求吃了兩片生魚片，所以我改點東方美人茶，略濃，聽說以前神農嚐百草時常誤食不好的食物，可以靠喝茶解毒，茶裡放了妳愛的珍珠，不過份量減半。」邵亦飛一步一步走近她。

他身高超過一百八，而她大概只有一五八，身高上的差距隨著兩人越來越靠近，讓她整個人籠罩在他的陰影裡。

在兩人極度靠近的當口，他突然擦身而過，替她拿起掛在門把上的早餐。

瑩波徹底說不出話來。

他不僅對她的喜好瞭若指掌，還、還把她最近的生活全盤考慮進去，就算她不想喝什麼鬼東方美人茶，卻也說不出拒絕的話來。

「你跟我進來。」為了避免引起更多不必要的八卦跟關注，她快速從包包裡掏出鑰匙，開門踏進自己的辦公室。

「好啊。」他開心一笑，似乎就在等她這句話。

「進去了……」

「他們一起進辦公室耶……」

助理進主管辦公室到底有哪一點值得討論？瑩波太陽穴抽痛兩下，轉頭想瞪罪魁禍首，卻發現邵亦飛正朝她笑得像隻無辜的小鹿，怒火再次離她遠去。

砰一聲，門板重重闔上，同時隔絕門外一切紛擾和無數雙好奇眼睛。

「你不用特意幫我買早餐。」那間早餐店離公司有點遠，特地繞去買再來公司的話，得多走將近二十分鐘的路。

「吃過早餐能更專注在工作上，主管工作效率好，有助於我的工作成效。」邵亦飛越過站在門邊的她，逕自走到她的辦公桌前，把早餐放桌上後，轉頭朝她伸出右掌。「給我妳辦公室的鑰匙。」

「什麼？」聽見他有點強勢的語氣，瑩波有片刻反應不過來。

「以後我把早餐拎進來比較不顯眼。」他說得理所當然。

現在重點不是這個好嗎！重點應該是他不要再替她買早餐，她有手有腳皮包裡也有錢，要吃什麼她自己會買！

「我會自己買早餐。」話剛說出口，她在心裡重重嘆口氣。為什麼她要在助理面前強調這種事情？到底是為什麼啊……

「妳今天的早餐呢？」邵亦飛一針見血，直直戳中要害。

「我等等會去……」瑩波突然尷尬起來。

被他發現了嗎？她早上常常不小心睡過頭，匆匆趕來公司能及時打卡就很不錯了，上次她自己買早餐已經是幾百年前的事。

「現在是上班時間，這時候出去買早餐是不是不太好？」邵亦飛大掌往前移動，輕輕握住鑰匙，感覺她不安的動了一下，立刻停住動作，不抽也不動。

瑩波不說話，只冷冷看著他。

「如果妳擔心把鑰匙給我後，工作上會出現不必要的麻煩，我們可以達成協定，以後工作如果出了差錯，我跟你一起扛所有責任。」

「我不是不信任你，而是……」對方把話講得這麼白，她要怎麼拒絕共享鑰匙這件事？

「那好，鑰匙是這支沒錯吧？」邵亦飛從她手中輕輕取走鑰匙，一面動作一面看她反應，她心裡雖然有所掙扎，但最後依舊沒阻止他。「我中午外出買便當，順便多打一副鑰匙。」

公司內部有不少主管和助理共享主管辦公室的鑰匙，以利工作進行，這在公司內部這是慣例，反倒像她這樣不習慣讓助理也有鑰匙的主管只佔少數。

拿到鑰匙，邵亦飛轉身要離開辦公室。

「邵亦飛。」瑩波喊住他。

「嗯？」他轉身。

瑩波看了他兩秒鐘，到座位坐下，拿出他替自己買的早點。「我不喜歡一大早喝茶。」

「等妳喝過以後，我們再來討論這個問題。」邵亦飛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

直到門板關上，瑩波仍陷在他方才的神情裡，久久回不了神。

好累！瑩波一手下意識按壓後頸，一手拿起手邊的馬克杯想喝口水，這才發現杯裡早空了。

她看了眼電腦螢幕上的時間，居然已經下午四點了？

從中午開完會回來，她就沒有離開過這張椅子，連便當都是邵亦飛替她從外頭買回來，買的是她最愛吃的無錫排骨便當。

只是儘管美食當前，她也吃得心不在焉，邊吃飯邊工作，看得邵亦飛關門前直搖頭。坐了這麼久，難怪她覺得全身僵硬，去倒杯水，順便動一動吧！

打定主意，她拿著馬克杯站起身，猛然想起有份重要文件要給邵亦飛，反正都要出去走動走動，便順手替他拿過去。

瑩波翻找辦公桌右手邊幾個檔案夾，卻沒找到想要的東西。

奇怪，印象中她應該是把文件放在這裡沒錯啊？

她從辦公桌右手邊找到左手邊，可那份文件就像蒸發了似的，不管她怎麼找都找不到。

她站在辦公桌前，視線掃瞄整張桌子，緩緩眯細雙眼。

不對，有人動過桌上的文件！

「在忙嗎？如果沒有，進我辦公室一趟。」瑩波掛斷內線電話沒多久，門板響起叩叩聲。「進來。」

「怎麼了？」邵亦飛一進門，見她臉色不好，順手將門闔上。

「你是不是動過我桌子？」這是最合理的懷疑，除了他，她想不到還有誰會動這張桌子。

「早上妳外出開會，我進來幫妳把一些檔案歸類整理。」邵亦飛馬上承認，聽見她的問話，臉上甚至沒有出現一絲不安和退縮。

「歸類整理？」瑩波見他態度坦然，感覺有把烈火從腳底瞬間竄燒到腦門，一連串指責直接飆出口。「雖然我桌面看起來有點……缺少系統性的整理，可是我很清楚什麼東西在哪裡，但一經過你的歸類整理後，我根本找不到想要的檔案！」

「妳想找什麼檔案？」邵亦飛只問重點。

「下個禮拜桃園的新車發表會資料。」

「檔案我是按照英文名稱的第一個單字分類，這個櫃子則是按照英文字母順序排列，妳要的檔案就在這格抽屜裡。」邊說著話，邵亦飛邊走到一個齊腰的典雅櫃子前方，彎下腰從容地拉開一格抽屜，她想要的檔案就乖乖躺在裡面。

什麼時候辦公室多出這個櫃子，她中午進來怎麼沒注意到？瑩波愣愣看著櫃子，一時半刻竟說不出話來。

「擅自整理檔案是我不好，我道歉。」見她臉色不好，邵亦飛也跟著冷下臉，只是把檔案放在她面前的動作依舊很輕。「中午妳回來，只顧著替妳買便當，忘記先跟妳報告櫃子的事，也是我的錯，抱歉。」

「那個……」聽見他的話，又看見他一秒就找到她要的檔案，瑩波突然覺得自己剛才好像太過急躁了。

「如果沒別的事，我先去忙了。」邵亦飛神情冷靜，說話口氣雖然和平常一樣，但瑩波就是感覺出有什麼東西不對了。

果然，辦公室門板被他重重關上。

這樣就生氣了？他這個助理脾氣怎麼比她還大？瑩波看了眼躺在桌上的檔案，走到櫃子前方，按照他所說的分類方式，像是要測試般又連續找了好幾個檔案出來。

不錯嘛！測試過才發現，其實他的分類法還滿容易理解的，實際操作起來也很順手。

她一面讚賞，一面暗自叫苦。現在怎麼辦？雖然他早上擅自動這些檔案需要道歉，可他也是為了讓她工作起來更順手，完全是好意。

想到自己剛才不分青紅皂白就給他臉色看，說話口氣充滿責備，愧疚感排山倒海衝向她。

瑩波太陽穴隱隱抽痛，決定還是先給自己倒杯熱茶，再來想想該怎麼修復兩人的關係，畢竟他們還要繼續共事，彼此之間有疙瘩對誰都不好。

問題是要怎麼修補？如果明目張膽對他好，不知道同事們又會傳成什麼樣，如果暗中感謝，萬一被知道，只怕會被傳得更難聽。

做人真難啊……

瑩波嘆口氣，拿起馬克杯，想到自己最近幾乎不怎麼喝咖啡，反而偏愛喝熱茶，這個轉變似乎是從他替自己買了那杯東方美人茶開始。

踏出辦公室，正要走進茶水間，不期然聽見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別人口中，她下意識停下腳步。

「我看這回沈瑩波要陷進去了。」

瑩波忍不住好奇，豎直了耳朵聽，她要陷進去哪裡？

「到底是誰給亦飛提供那些寶貴的訊息啊？」

什麼寶貴的訊息？不會跟工作有關吧？瑩波沉下臉。

雖然大家在同一間公司上班，但彼此之間有些訊息是該保密的，有誰抵擋不住亦飛的美色，洩漏了重要的公司機密嗎？

「除了滔滔江水以外，還能有誰？」同事們聊得很開心，渾然不知當事人之一就在門外暗中關切。「還有妳直接喊人家邵亦飛的名字，是跟他很熟嗎？」

呃？親愛的同事們怎麼突然互相攻擊？瑩波眨眨眼，此時此刻深深覺得不僅紅顏是禍水，男人太帥也具有等同效果。

「喊喊過過乾癮嘛，關妳什麼事？」同事噙完，語氣突然轉柔。「希望以後我的男友能跟他一樣，感覺超可靠的，不只工作能力強，照顧人的技能等級也很高。」

「欸，會不會是沈瑩波故意允許江陶陶洩漏她的愛好，讓亦飛能藉機對她那麼好，不管早餐午餐還是晚上加班餐，通通都買她最愛吃的？」

江陶陶洩漏她的愛好？這個極度有可能。瑩波眯起眼。

基本上，只要有人問江陶陶問題，她都有問必答而且絕不藏私，有教無類的至聖先師孔老先生遇上她估計也得甘拜下風，就算別人沒問，江陶陶也可能一時情緒上來就主動和盤托出。

但她幹麼故意允許江陶陶這樣做？這些人到底想暗示什麼？

「有可能喔！亦飛又帥工作能力又好，要是我，我也想把他時時刻刻帶在身邊。」

「可是沈瑩波配亦飛……年紀上好像不太搭，亦飛跟我差不多同年，比沈瑩波還小好幾歲耶！」

「那有什麼？搞不好人家就喜歡姊弟戀，趕流行嘛。」這人說話的嗓音又尖又酸。

誰喜歡姊弟戀！瑩波腦門又是一陣熱，就算他想趕流行，也得問問她答不答應吧，姊弟戀是一個人就能處理得來的流行嗎？

「可是我聽說好像是邵亦飛主動的，不僅主動幫忙買她愛吃的早餐，還常常提醒她吃午餐，有時候連下午茶都一起準備。」

「好羨慕沈瑩波，能被一個帥哥這樣照顧，就算只是上司跟下屬感覺也很爽，沈瑩波是不是有弄符水給亦飛喝啊？」

簡直越說越離譜了！瑩波深吸口氣，以什麼都沒聽到的姿態，輕鬆走入是非根據地。

「嗨，大家都在啊。」瑩波動作自然地走到櫃子前，拿出以前皇帝常喝的兩前龍井茶罐，一打開就能聞到一股清冽的茶葉香，這還是邵亦飛建議她買的。「在聊什麼？怎麼我一進來就不聊了？」

「沒、沒什麼，我們只是在聊邵亦飛進公司後的表現很好，近期桃園的新車發表會那麼重要，他應該也會過去見見世面吧？」某位女同事朝她笑得一臉燦爛，回話之餘不忘往下打聽更多八卦消息。

瑩波笑笑不說話。

「能跟帥氣的屬下一起出差真好，換作是我，肯定力保他跟我一起去，不然出差又累又苦，真不是人過的日子。」又是一個故意旁敲側擊的挖八卦者。「瑩波，妳說對不對？」

瑩波挑挑眉，說了幾句搪塞的話，聳個肩後踏出茶水間，遠離是非之地。

回到辦公室，看見原本要拿給他的檔案—關於近期桃園的新車發表會相關資料，她拿起來往外走了兩步，停在門板前，突然想到同事們剛剛說的話。

嘖，居然扯什麼力保，講得好像她跟他一起出差就會發生什麼事一樣。

瑩波皺了一下眉，轉過身，把檔案丟在自己辦公桌上，拿起馬克杯吹了兩下，一陣茶香飄上來，正想輕啜一小口，才想起自己之所以改喝茶，好像也跟他有關，不禁無聲嘆口氣。

她放下馬克杯，拋掉亂七八糟的思緒，再度全心投入工作。

第 2 章

瑩波沒想到她跟邵亦飛之間的氣氛會這麼僵，僵到連打掃的阿姨都感覺得到。

「沈小姐，小帥哥最近好像跟其他人很要好厚？」

打掃阿姨一看見她就湊過來說話，眼神有意無意飄向正被女同事們眾星拱月的邵亦飛。

邵亦飛一身合身舒適衣物，大概是因為今天不用外出開會，所以沒穿筆挺的深色西裝，改穿深色卡其褲，搭配英倫風襯衫和背心，整體給人一種斯文感，雙眼黑如墨又深邃迷人，只要被他深深凝視過，彷彿就會深陷其中無可自拔。

被女同事們團團包圍，他一點也不顯得侷促，反而游刃有餘的與眾人談笑，絲毫沒有察覺自己正被她專注凝視。

「同事之間感情越好，向心力越強，對公司總是比較好。」瑩波打從心底這樣認為。

「今天他好像沒幫妳買早餐。」打掃阿姨眉頭一皺，嘴角往下彎，眼神流露出一絲抱怨。「他知道我女兒喜歡吃那間店的火腿三明治，以前幫妳買的時候也會順便幫我帶一個，可是今天都沒有。」

「他是我助理，不是我男朋友，沒有必要幫我買早餐，現在這樣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好。」瑩波沉下臉，不樂意看見大家覺得邵亦飛幫她買早餐是理所當然，沒有幫她買就是哪裡出了問題。

話說完，她還在等阿姨回應，就看見阿姨突然瞪大雙眼，一臉「糟糕了」的表情，還怪叫一聲。

又怎麼了？

她順著阿姨的目光轉頭看去，赫然驚見邵亦飛站在她身後，一臉陰沉地盯著她，眼神滿是怒氣。

那些話被他聽到了？她心跳瞬間漏了兩拍，後來想想撇清關係對兩人都好，便坦蕩蕩地回望。

邵亦飛靜靜瞅著她幾秒鐘，沒說什麼話，直接轉身離開。

她有說錯什麼嗎？瑩波咬了咬唇，拋開腦中混亂的思緒，走向自己的辦公室，眼角餘光看見不少女同事重新圍住邵亦飛，開心熱烈地跟他說著話。

他從頭到尾都沒看她一眼。

直到她走遠，邵亦飛的視線才纏上她倔強的孤單背影，露出若有所思的悵然神情。

江陶陶目睹了這一切，她打完卡便匆匆把皮包扔進抽屜，電腦開機，下一秒人已經衝向瑩波的辦公室。

「你們鬧翻了？」江陶陶關上辦公室門後，馬上脫口問道。

「誰跟誰鬧翻了？」沒頭沒腦說什麼呢。瑩波面對滿桌的文件，肩上壓力不小，相對於巨大的工作量，肚子卻空空如也，她不禁無聲地嘆口氣，正在翻閱文件的右手停頓了一下。「妳忘了敲門。」

習慣每天早上有美味的早餐可以享用之後，突然間什麼都沒得吃，除了肚子空空，她的心也跟著空落落的不太好受。

「當然是妳跟邵帥。」江陶陶湊到她桌前眯細眼睛打量。「居然明知故問，我看某某人肯定心裡有鬼。」

「他工作處理得很好，我沒什麼好挑剔的。」瑩波自動忽略江陶陶的後半句話。

不論打掃阿姨還是江陶陶都替他說話，看來邵亦飛不僅工作能力一流，收買人心的功力也很好，對異性的魅力更是強悍。

她對他好，別人說她以上司的身分以及職務之便把他緊緊帶在身邊，講得好像她故意接近他似的。

她對他不好，其實也就稍微疏遠點，保持距離以策安全，沒想到也有一票人跳出來抗議，而且這批人之中還包括跟她比較親近的人……做人真難。

「他明明幫妳分擔了很多工作，這妳不能否認吧？」

「他的工作能力確實很強。」瑩波沒打算否認大家都知道的事實，放開手中文件，雙手抱胸看著江陶陶。

「上次妳說，如果有人能幫妳把大部分的工作都吸去處理，就請他吃大餐。沒忘吧？」江陶陶故意哪壺不開提那壺，一腳穩穩踩在瑩波現在最忌諱的地雷上。

「江陶陶，如果我請他吃飯，別人會很樂意到處傳我在倒追他，不會有人覺得我在感謝他或是犒賞下屬。」為了友誼長存，瑩波直接把話挑明了說。

看，不是她不懂得愛惜人才，實在是因為情況特殊不允許她亂請客，如果邵亦飛長得路人甲一點，大家只會說她是個懂得犒賞下屬的好上司，而不是這些亂七八糟的八卦謠言。

顏值高，有時候處理起來也很棘手。

「妳在倒追他嗎？」江陶陶追問，一雙眼睛又眯得更細。

「我對他一點邪念也沒有。」瑩波說這話時，只差沒舉起雙手發誓。

「沈瑩波，妳是女人嗎？」江陶陶翻個白眼，雙手在半空中胡亂揮舞。「天天跟這種極品男人共處，妳居然對他一點邪念也沒有，莫非……」她雙手突然護在自己胸前。

「先說清楚啊，我雖然不排斥同性戀，但我不是喔。」

「江陶陶，上班時間禁止打屁聊天。」越扯越離譜了。瑩波拿起筆，做出「我要工作妳快出去」的姿態。

「瑩波，是朋友我才跟妳說以下這些話。」江陶陶沒被她的逐客令嚇到，下定決心今天要一吐為快。「嘴巴長在別人臉上，別人愛怎麼說就怎麼說，但人生是妳自己的，不要活在別人的嘴巴裡。」

「沒想到妳能說出乍聽之下這麼有智慧的話。」瑩波又朝門口比了一個請的動作。

「什麼乍聽之下？」江陶陶不服氣地挑高右眉。「有智慧的話就是有智慧的話，妳儘管反覆推敲好了，一定會發現我說的才是王道。」

又說了幾句話後才順利送走江陶陶，瑩波坐在位子上想了幾分鐘，起身離開辦公室。她踏進經理辦公室徵求同意，十多分鐘後回到辦公室，赫然看見一份早餐擺在桌上，桌面還貼了一張黃色便利貼。

今天起晚了，來不及幫妳買早餐，請朋友幫我買來，雖然比較晚到，不過還是希望妳能吃完早餐再工作。

飛

看著便利貼上的字，一張有著澄澈眼睛的帥臉陡然出現在她腦海中，衝著她笑得無辜又帥氣，瑩波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揚，坐回位子上，慢條斯理把雞腿排三明治和東方美人茶吃光喝盡。

真好吃！味道濃郁又不失清爽，用料講究，絕對營養滿分。她雙手捧著溫熱的東方美人茶，嘴角始終噙著淡淡笑意。

吃飽喝足，該幹正事了。

她站起身，雙腳踏出辦公室時，一掃先前的混亂和頭痛，腦袋非常清楚自己正在做什麼。

就像江陶陶說的，嘴巴長在別人臉上，別人愛怎麼說怎麼說，人生是自己的，不要活在別人的嘴巴裡。

她沈瑩波絕不會為了別人口中短短幾分鐘的議論紛紛，便放棄從心而為，如果不順從自己的心去做，她還會是自己嗎？

「亦飛，在忙嗎？」瑩波走到邵亦飛座位旁，雙手放在辦公室隔板上，輕聲問道。

雖然她的音量很小，但仍可以清楚感受到四面八方隨著她的動作瞬間安靜下來，許多同事正豎起耳朵，密切注意他們這邊的動向。

「沒。」看見她出現在自己身邊，邵亦飛停下手邊動作，炯亮黑眸裡有著期待。「怎麼了？」

瑩波看著他的神情，很高興自己做出這樣的決定，此刻站在這裡，她就是要告訴他，同時也告訴自己——走自己的路吧，不用管別人怎麼說。

「今天晚上有空嗎？」此話一出，她疑似聽見身邊響起好幾聲抽氣聲，好幾道怨毒目光也同時射向她。

「有。」邵亦飛站起身，垂目靜靜看著她，似乎想從她的表情找出點什麼。

除了工作，最近她總是在躲他，很多工作都只透過電話交辦，他進她辦公室的次數很少，而且大多是她不在辦公室的時候，留字條告知他把什麼文件放到她桌上，或者取走什麼檔案。

他不知道她為什麼突然改變，但他樂見這種改變。

「記不記得你進公司第一天，我說過的話？」瑩波說這話時沒有笑容。

邵亦飛看著她，沒說話，整張臉卻都在微笑。

「你的工作表現大家有目共睹。」她讚賞地笑了笑。「訂一間你愛吃的餐廳吧，晚上我請你吃大餐。」

「『紫禁城』可以嗎？」他很快反問。

聞言，瑩波微微一愣。

不只她愣住，以他們為圓心往外擴張的其他同事聽到後表情也都怪怪的，有的曖昧笑開，有的一臉羨慕忌妒恨。

「紫禁城」是瑩波愛吃的京菜餐廳，這是全公司都知道的事，印象中邵亦飛好像比較喜歡吃日本料理，所以邵亦飛的提議是為了誰，不言而喻。

「你確定？」她說了，這次請客是因為他工作表現出色，想挑間他想去的餐廳當作稿賞，結果他居然選擇她愛吃的餐廳。

「我確定。」邵亦飛專注看著她，雙目發亮。

「那就訂『紫禁城』。」這頓飯是為了感謝他，他說了算。

察覺他一直笑看著自己，瑩波感到一陣口乾舌燥，有些慌亂地別過視線。

「好，沒問題。」注意到她臉上細微的反應，邵亦飛笑得更開心了，沒有人發現在他無害的微笑下，快速閃過一抹狼般的強悍精光。

「還有一件你聽了會更高興的事。」瑩波暗中深吸口氣，目光再次回到眼前這張俊顏時，已經恢復不受其影響的淡定。

只有她知道，不管外表怎麼強裝鎮定，比平常略微快速的心跳已經證明自己確實受了他的影響。

邵亦飛沒說話，只是專注地看著她，直到她臉頰微微發熱。

「經理同意桃園新車發表會由我們主控全局。」瑩波隱約察覺自己的反應，於是她笑得更加燦爛，將臉頰控制不住的微紅反應，包裝成是因為工作而興奮。「這是今年度最大的活動，一起加油。」

「嗯。」邵亦飛淡然一哼，似乎並不興奮。

「好好表現，這是你證明自己工作能力的最佳機會。」他這是什麼反應？如果把握好這次機會，說不定他很快就能獨當一面，不用在她手下當助理了。「不高興嗎？」

邵亦飛先是悶不吭聲，見她一臉困惑，無奈一笑，坦白的說：「跟你吃飯讓我更高興。」

雖然他把話說得極輕極輕，不過瑩波確實聽到了。

不只聽到，這九個字化作一片花瓣飄落心湖，泛起層層漣漪，悠悠飄盪在澄澈的水面上。

邵亦飛座位附近的幾名同事也聽到這句話，偷偷瞅眼瑩波的反應，只見她有些尷尬笑著，臉頰更紅了。

「真愛開玩笑。」瑩波這次笑得都能看見牙了，她擺出好哥們的姿態，舉高左手拍拍他肩膀，卻錯愕的發現這真是一大失策，自己的手攀著他寬闊的肩，不管怎麼看都像男女之間才有的親密。

而且這一拍讓她驚覺兩人身高上的差異，以及他的肩膀之寬闊，讓人覺得很有安全感。

「最近會很辛苦，要有心理準備。」再怎麼懊惱，她也只能硬著頭皮把話說完。

「隨時隨地，全力配合。」邵亦飛寬大的掌握住她按在自己肩頭上的小手。

「很好，就等你這句話。」被握了兩秒鐘後，瑩波以略快的速度抽回手，淡然一笑，轉身走向專屬辦公室。

她輕輕關上門，下一秒背部靠著門板，微微喘氣，被他握過的手正微微發抖，心跳又更快了。

搞屁啊？以前看電影或小說描述什麼男女兩手交握時像有電流竄過，她還覺得很荒謬，直到剛剛……

那種感覺近似觸電，但絕不是什麼鬼電流在兩人之間流竄，如果真是那樣說不定還好一些，至少他被電麻了就不會發現她的心慌意亂。

「只是一時意亂情迷，沒有任何情愫，也不具有任何意義，但凡是人，被那麼帥氣的一張臉看著，會臉紅心跳都屬正常範圍，絕對不代表我對他有意思。」瑩波靠著門板拚命給自己做心理建設。「我怎麼可能對年紀比我小，還是下屬的男人有感情？」

對自己的反應一番嗤之以鼻後，她重新回到崗位上，積極投入工作。

邵亦飛默默注視著瑩波的辦公室，深黑雙瞳底下複雜情緒翻湧不息。她剛剛臉紅了？是確實臉紅，還是他過度期盼下出現的幻覺？

他默默坐下，無聲嘆口氣。

打從進公司後，他一直期待那一刻到來，還要多久她才會記起他是誰？或者今晚兩人單獨用餐時，他直接給點暗示？

她對他……真的已經毫無記憶了嗎？

今天是星期五，瑩波和邵亦飛把手邊工作進度處理到一個段落，下班時間一到，彼此招呼一聲，十分有默契地收拾桌面，再一起搭乘電梯到地下二樓。

他們現在要直接殺到桃園，先過去和行銷公司的人碰面，順便視察舞台搭建進度是否符合規定。

兩人踏出電梯，走了十幾步，瑩波拿出今天早上剛到手的車鑰匙，按了一下，耳邊立即響起解鎖的啾啾聲，有輛車車燈突然亮了一下——是公司最新推出的轎跑車，流暢的銀白色車身，線條很有科技感，整體給人低調奢華感。

「這是妳的車？」邵亦飛挑了挑右眉。

公司新款車種，就算用員工價購買，少說也得拿出近百萬。

「怎麼可能，這是公司配置給主管出差的交通工具。」瑩波拋著手中的車鑰匙，一段時間沒開過公司出產的好車，沒想到也會手癢。「在台北買房付完頭期款之前，我絕對不會買車……啊！」

不知道是太過興奮還是怎麼回事，她一時不察，車鑰匙居然脫離掌控，呈現拋物線準備投奔自由，只是這車鑰匙放風記上演不到一秒鐘，立刻被一隻大掌牢牢緊握。

「謝謝你。」瑩波鬆了口氣，伸手想拿回車鑰匙，邵亦飛卻將車鑰匙從左手拋到右手，讓她撲了個空。

「鑰匙給我。」她朝他伸長手，直接開口要求。

「有助理跟在身邊，哪有主管開車的道理。」他衝她笑得有些賴皮，操作熟稔地打開副駕駛座的車門，朝她比個請的動作。

瑩波沒理會，打算直接打開駕駛座的門。

見狀，邵亦飛輕輕按下手中的遙控器，車子傳來中控鎖上鎖的俐落響音。

「我想開一下車，鬆鬆最近的壓力。」好不容易等到今天能開新車，過一下速度的癮，未料一時大意被他拿走車鑰匙，瑩波懊惱不已。

「安全第一。」邵亦飛幾個大步走到她身邊，右掌輕放在她肩膀上，一路引導她走向副駕駛座。「等我們到會場，妳需要全神貫注工作，我來開車，妳在車上閉目養神，有助於我們的總體工作表現。」

瑩波想想也對，他們原本預計星期六早上再過去，沒想到星期四卻收到活動現場那邊傳出一堆問題，雖然都解決了，不過為了慎重起見，他們還是決定提前一晚到現場轉一圈，親眼確認舞台的施工進度，萬一活動會場臨時有狀況，他們也能及時解決問題。

「去桃園前，先繞去我家一趟。」收到他拋過來的疑問眼神，瑩波解釋。「早上出門太匆忙，昨晚整理好的行李忘了帶。」這兩天忙得焦頭爛額，下班前她才發現早上居然忘記把行李箱拎出門。

「喔。」邵亦飛淡淡應了一聲就沒下文。

自她請吃飯那天晚上，他看見江陶陶也一起去後，瑩波就發現他態度上似乎有些不同。

當晚他吃得心不在焉，表情也不是很痛快，吃完後三人就原地解散，一頓飯下來大家都有氣無力，全靠江陶陶獨撐場面，長袖善舞大聊特聊公司內部八卦。

雖然如滔滔江水般聊天是江陶陶的個人專長，可是連續舞了兩個多小時，不只口乾，心也累癱，特別是她身邊的兩個人，一個悵然若失，另一個始終猜不透美食在口，對方為什麼提不起勁。

後來他們之間的相處也不是說有多大的改變，而是一種很幽微的，輕輕在兩人心裡拉扯的情愫—兩人相處時，她覺得他應該會有反應的某些時刻，結果他卻連笑一下也沒有。

這種沒有不是說他沒情緒，而是被一股不知名的力量給強壓下去。

瑩波曾從他眼中看出疑似失落的情緒，卻想不通他有什麼好失落的，最後只好判定是自己解讀錯誤，那不是失落，而是別的情緒。

「車鑰匙給我吧。」瑩波雖被他送到副駕駛座旁，但始終不肯乖乖坐進去。

還來？邵亦飛不說話，只是看著她。

見他挑高左眉，沒打算把車鑰匙讓給她的樣子，瑩波又接著說：「去我家有條捷徑，不過得經過一條人潮洶湧的夜市，人很多，你不會開，先讓我來。」

不是不讓他開新車，只是這段路她熟，晚點就換他開，這樣還不行嗎？

「放心。」邵亦飛聽完她的理由，淡淡的笑了。「妳休息妳的。」

問題是她不想休息，想踩踩油門釋放壓力啊！但瑩波最終什麼也沒說，悻悻然坐上車，等著看他怎麼順利開過擁擠的夜市街道。

到時候他一定會乖乖讓出駕駛座，一定會。

等車子上路後，雖然不是很服氣，不過瑩波不得不承認，邵亦飛開車技巧確實好，又穩又快，給人很大的安全感。

經過她的指示，車子開進夜市，兩邊攤位緊挨著，許多人閒散著漫步，一攤吃過一攤，臉上盡是滿足的大大笑容。

看著車子緩緩滑過一個個令人嘴饞的攤位，瑩波目光貪婪地緊盯著一攤大腸麵線，好想來一碗……

直到這時候她才發現車速緩了下來，身旁的邵亦飛略微伸長脖子，露出細長的頸項，專注看著正前方。

她看了一會兒，發現他正小心避讓著人群，以及幾隻亂竄的小狗小貓，車身宛如舞技高超的舞者般輕巧滑過熱鬧街道。

瑩波目光離不開邵亦飛，她盯著足足有她兩倍大的右掌輕鬆操作方向盤，左手愜意撐在車窗上，窗外光影在他帥氣的臉上玩捉迷藏，忽明忽滅，有股神祕的吸引力。

此刻他看起來可不是無害小鹿，而是闖入都會叢林卻暫時蟄伏的猛獸。

唉，他給她的感覺好錯亂……

車身緩緩停下，邵亦飛轉頭看向她。

「妳家好像到了。」見她在發呆，等了一會兒，他直接開口提醒。

「喔？謝謝。」瑩波抓著包包跳下車，發現他也跟著下來。「你不用跟我一起下車啦，行李不大，我自己拿得動。」

聽見她的話，邵亦飛微微一愣，似乎正在考慮要怎麼說，兩秒鐘後低沉的嗓音才緩緩揚起—

「我只是想去夜市買點吃的。」

此話一出，瑩波有片刻尷尬。

「喔，那你去吧，等會兒見。」她假裝沒有發現這層尷尬，朝他揮揮手。

「嗯。」邵亦飛淡淡應聲。

快速上樓，瑩波臨時又放了幾樣東西進行李箱，等她下樓時，邵亦飛已經坐在車裡，手裡捧著一碗大腸麵線吃得正香，見她走到車子旁，他把快吃完的碗往座位上一擱，下車主動拿過行李放進後車廂。

兩人上車後，車內滿是大腸麵線的香氣。

好想吃……她嚥了嚥口水，考慮要不要也衝去買一碗來解饞。

「你先吃，吃完再上路。」瑩波見他再次捧起保麗龍碗，仰頭，喉結一動，一口就吃完了。「不然我先開車，你慢慢吃。」

「我吃飽了。」邵亦飛拿出餐巾紙抹了一下嘴，發動車子引擎前，突然看著她。「妳要不要吃？」

「也好，等等你在夜市入口停車讓我下去買，你慢慢開到夜市另一頭，我們再會合……」她話沒說完，猛地看見他神祕一笑。

笑成這樣是什麼意思？

她還在猜，邵亦飛已經從後座撈出一袋大份的大腸麵線交到她手上，滿意地看著她臉上滿是詫異和驚喜的靈動神情。

她終於不再拿上司的面孔對著他，而是自然的情緒反應。

「你怎麼知道……」瑩波不可思議地看看他，又看看大腸麵線。

夜市裡那麼多美食攤位，她什麼都沒說，他怎麼知道她想吃這攤？

「剛剛開車經過時，妳一臉饞相盯著大腸麵線的攤位。」他取笑著說。

「我是盯著大腸麵線攤位流口水沒錯，但我真正想吃的是他家的臭豆腐。」瑩波哼了哼，挑釁似的揚起右眉。

她就不信他能厲害到猜出她也想吃臭豆腐。

邵亦飛得意一笑，手又往後座一撈，她眼前變出一袋大份的臭豆腐。

不是吧？看著大小剛好能一口塞進嘴裡的臭豆腐，旁邊還偎著一圈閃閃發亮的台式泡菜，她詫異的嘴張得更大。

連她想吃臭豆腐這點他也沒漏看，有沒有這麼神啊？

「雖然你的觀察很準確，但不夠全面，還需要再磨練磨練。」瑩波不客氣拿過臭豆腐，猶豫兩秒鐘，決定先吃大腸麵線，以免麵線太滿，等會兒車一開，晃動間麵線溢出就不好收拾了。

甫打開大腸麵線，一陣令人食慾大開的香氣撲鼻而來，她趕緊吃了一口。

大腸滷得恰到好處，吃起來軟糯鹹香，麵線軟而不爛，淋上適度的蒜泥和黑醋，最後灑上一小撮香菜，色香味俱全。

吃進一口據說是北台灣排名前五的大腸麵線，她感動得快要流下海帶狀的眼淚。

「怎麼說？」邵亦飛收起笑容。

「我不只看了大腸麵線，還有它旁邊的雞排和湯麻糬。」她邊吃邊跟他抬槓，完全不把他幫忙買美食的恩情放在眼裡。

追加的這兩樣食物純粹是胡扯的，誰叫他搶走車鑰匙，害她不能踩油門發洩，只好耍著他玩以稍稍紓解龐大的工作壓力。

「妳說的是這些嗎？」長手臂三度往後座一摸，簡直像他個人百寶箱似的，想要什麼都能抓出來。

「你—」看著在眼前晃的雞排和湯麻糬，瑩波差點被麵線嗆到。

後座到底還有什麼？

一整條夜市嗎！

Crescent